

血战松山 工兵排长扭转战局

整齐的板寸,挺拔的腰杆,今年91岁的鲍直才老人仍然保留着军人特有的英武气质。

1944年6月,中国远征军强攻位于云南省龙陵县的松山,历时95天以7000多人伤亡的代价攻克了这座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。鲍直才是这场战役的关键性人物,正是他率领工兵成功挖掘了一条直插敌方主阵地的坑道,并最终引爆炸药,摧毁了日军主堡垒。

抗战胜利后,鲍直才作为国民党军官随残部退至缅甸,最终去往台湾。直到2008年,他迁至北京定居。在这里,他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,令老人唏嘘不已。



鲍直才讲述当年的故事

却也要硬着头皮为全体新兵做大锅饭。由于总把饭蒸得半生不熟,经常被骂。

在步兵、骑兵、工兵、辎重兵、通讯兵五科中,鲍直才听从了当工兵连长的舅舅的话,选择了工兵科。“后来我才晓得,工兵是最苦的,也是伤亡最大的。打仗的时候,河过不去,工兵要架桥;障碍物走不通,工兵要开道;撤退,工兵要破坏道路;进攻,工兵要扫雷。”鲍直才说。

但天性聪明的鲍直才很快领悟了其中的诀窍,成了一个对测绘学等多个学科颇有研究的“专家”。像他这样具备高素质的技术型工兵,在当时的环境下极为罕见。这也为日后攻克松山高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43年,鲍直才成为黄埔军校第18期毕业生,被直接分配到

正在云南龙陵与日军战斗的第8军荣誉第1师工兵连,任少尉排长。从此,鲍直才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远征军传奇。

血战松山

1944年6月4日,中国远征军第71军和第6军开始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,力争早日夺回这座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。而鲍直才所在的第8军作为71军的预备队,随时准备接替71军参加战斗。

据史料记载,日军当时派驻松山的是一支名叫113联队的特殊部队,士兵多为来自福冈的矿工,是侵华日军中第一批到达怒江西岸的部队。从1942年开始,113联队一直驻守松山阵地,在滇缅地区的军事大比武中,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、手枪射击、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。

从1942年到1944年,这些“矿工兵”几乎挖空了松山,修筑了40多座坚固的暗堡和数不清的地下坑道。中国远征军进攻松山前,113联队已派出了主力前往怒江阻截腾冲方向的中国军队,留守日军仅有1340人。而正是这1340人,利用险要地势和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强抵抗了2万中国军队整整95天。

1944年6月间,飞机、大炮已将松山完全炸秃,几乎一棵树都没剩下,可对日军损伤甚微。既然狂轰滥炸无效,远征军只能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,以“蚂蚁啃骨头”的方式艰难向前推进。

地下奇袭

6月30日,第8军接替伤亡惨

重的第71军担任松山主攻。“71军已经打得没有剩了。”鲍直才回忆,当时第8军的工兵战士曾使用火焰喷射器烧向日军藏身的地道,将那里变成了活地狱。但除了将少数下级日本兵烧死之外,对整个战局并未起到任何实质作用。

整个7月,战事依旧陷入僵局。当时尸横遍野的惨状很难用语言来形容,眼看正面进攻在短期内难有突破,尤其是位于松山高地一带制高点的日军主堡垒,远征军始终难以靠近。这时,第8军指挥官们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7月底的一天,第8军工兵营营长常承燧找来鲍直才,和他讲了上级长官们决定利用坑道作业,在子高地敌军主堡垒下方放置炸药,一次性将其彻底炸毁的计划。

“营长当时问我,你黄埔军校18期工兵科毕业的?我说是。他又问我,坑道你学过吗?我说学过。然后他就说,你这个坑道就由你来挖吧。”鲍直才知道,像他这样正经军校毕业的工兵军官可谓凤毛麟角,虽然只是小小排长,但在用人之际,营长还是给予了自己充分的信任。

不过鲍直才马上冷静了下来,因为当时部队连最基本的经纬仪等测量工具都没有,这坑道根本就无法挖!

但常承燧下了死命令:不挖也得挖,这种技术活,你军校毕业的不干谁来干?鲍直才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师工兵连仔仔细琢磨这个“课题”。

如何确定爆破点?如何在没有照明灯的地下保持水平方向?如何在没有任何测量仪器的条件下控制斜角和深度?经过一整天思索,

鲍直才大概想到了办法。

“当时真是小心翼翼,提心吊胆,因为只要终点距离或标高有一点偏差,都不能充分发挥爆破的威力。”鲍直才就像一位雕琢艺术品的工匠,差不多每掘两铲土都要进行一番测算。就这样利用地图、美式指南针、自制的坡度计、皮尺、地图等有限的工具,一点点向日军主阵地悄悄逼近。

在松山酷热的夏季,还要下到严重缺氧、暗无天日的地下进行24小时作业。鲍直才说,所有工兵都必须脱光衣服,排成一条长龙,大小便就地解决,就地掩埋,再用工兵铲刨出,和其他渣土一同逐一向后传递,直到运出。

“挖土的工兵12个小时换一班,只有我没人换班。在底下连睡觉都不敢,生怕挖偏,一直在地下呆了近2个月,直到最终挖到我估计的主堡垒正下方。”挖完坑道,鲍直才又监督士兵将3吨重的炸药塞入坑道角落,并亲手装置了信管。

8月20日9点15分,第8军军长何绍周用电话下达了起爆命令,鲍直才按下了起爆按钮,一声震天巨响过后,敌军两座主堡垒被准确无误地炸翻了个。步兵很快占领了子高地,彻底扭转了松山战役的局势。9月7日,远征军收复松山。

在这场战斗中,远征军共伤亡7000多人,敌军则几乎全军覆没,敌我伤亡比约为1比6。“松山战役,我们工兵几乎没有流血,只是流了两个月的汗,可以说我们是流汗克松山。”鲍直才如是说。

据《法制晚报》

报国投军

鲍直才老家在浙江仙台,小时候他常听祖父谈起倭寇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的鲍直才,更多次和其他学生一起上街抵制日货,砸了不少卖日货的摊子。

1940年,报纸上刊登了黄埔军校在浙江金华招生的消息,正在读高三的鲍直才等20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便兴致勃勃地前往金华应考,并成功被录取。

鲍直才考取的是黄埔军校位于四川的本校。为了躲避日军,2008个军校新生在一名中校和一名上尉的带领下,从1940年初开始,绕道江西、湖南,徒步前往四川。鲍直才对这段历时近9个月的“长征”路记忆深刻。要知道他当年也是个在家连米饭都不会蒸的孩子,可轮到他的班负责伙食时,

老汉送煤气16年 培养养女读博士

“没有家哪有你,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养育我,给我温暖的生活;假如你不曾保护我,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……”一首《酒干倘卖无》传唱28年,一部讲述养父女深情故事的电影《搭错车》无数次催人泪下。

让我们把地点从台北切换到孝感,时间从1983年推进至2011年,人物从哑叔阿美变为肖崇阳(老肖)和肖晶晶(晶晶)。现实版的《搭错车》不在信义区的眷村,而在孝南区的车站街,62岁的老肖,扛了16年煤气罐,一手一脚将养女晶晶培养成华农女博士。

老父的一天 起早贪黑萝卜白菜

9日清晨6时许,湖北省孝感市车站街民主三巷12号的前崇阳起床了。随便扒了两口昨天晚上剩下的米饭,喝两口开水,62岁的老肖便将三轮车从屋里推到门口,车上有3个空煤气罐。

煤气站在城西的挂口村附近,有六七公里路,他要在气站8点开门时赶到,一来不耽误了客户用气,再者也想多跑两趟。“老肖,又这么早就出门啊。”“老肖,我家的气估计还能烧两顿饭,晚上你来把煤气罐拿回去啊。”老肖蹬着三轮车经过,引来一串招呼声。肖崇阳挨个点头回答,脸上挂着憨厚的笑。

在煤气站把几个煤气罐子充满后,老肖立即骑上车掉头给客户送,半小时后,到了和平街的陈爹爹家。陈家在4楼,老肖把煤气罐子搬下车后喘息了几分钟,“要休息好,然后一口气搬到他家,要是中途歇歇,就费力了。”一个上午,老肖送了两罐煤气,赚了20元钱。

中午12点多,老肖回到家,拿出药瓶子开始吃药,4种药分别治癫痫、关节炎、骨质增生和高血压,都是五六元一盒最便宜的药片。午饭是街上买的两个包子,晚



晶晶给家中老父打电话

饭是两碗米饭,一盘清炒白菜薹和几片泡萝卜。一块拳头大的腊肉挂在厨房灶台旁,这是春节后剩下的,老肖一直舍不得动,他想留给女儿晶晶在清明节放假回家时吃。

捡来掌上明珠 贫寒夫妻苦中有乐

晶晶是老肖的养女,也是他24年来最大的希望。10年前妻子去世后,晶晶更成为了他唯一的寄托。

1987年农历腊月24日,小年,晶晶初来这个世界,就被遗弃在孝感190医院(现孝感四医院)。两周后,当地一女子祁春兰将晶晶抱回了家,这是晶晶的养母,养父就是肖崇阳。“那天我从棉纺厂下班回家,妻子正抱着晶晶,逗她玩,她在笑。”回忆起见到女儿的那一刻,老肖布满皱纹的脸上泛起幸福的笑意,似乎回到了当年。那时,肖崇阳38岁,从炮兵部队退伍后,进了地区棉纺厂,在食堂打杂。妻子祁春兰高中毕业,由于身体有严重先天残疾无法生育,夫妻俩结婚几年一直未能如愿要上孩子。

晶晶的出现,给这对贫寒夫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他们太爱这个孩子了,爱到恨不得时时刻刻把她捧



肖崇阳在送煤气

在手掌心。虽然这个家穷得无法给女儿买奶粉,但晶晶如同路边一株顽强的小草,靠着养父母一口一口喂下的米糊糊,一天天长大起来。

家里添了一张嘴,妻子又基本没有劳动能力,老肖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。周边邻居的生活境况正随着时代慢慢变好,而肖崇阳一家却仍在粗茶淡饭中艰难度日。

晶晶上小学后,老肖辞去了棉纺厂食堂的打杂工作,开始自谋出路。先拉了四五年的板车,1995年后改为给人送煤气。

养母道出真相 坚强女儿不离不弃

无论家里生活如何艰辛,晶晶从养父母那里得到的庇护和宠爱,丝毫不少于其他孩子。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晶晶开始听到了邻居们的议论,甚至儿时的伙伴也嘲笑她,说她是爸爸妈妈从山沟里捡来的孩子。“妈妈,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?”不止一次,晶晶委屈地问妈妈这个问题。

孩子太小,祁春兰不敢告诉她真相。只能哄她,你就是妈妈的亲生女儿,然后牵着晶晶,去找那些

孩子的父母评理。一次次,小姑娘都深信妈妈的话是真的。

真相在家里的一次重大变故后揭开。2001年5月,本有严重先天残疾的祁春兰没能抵抗住病魔,依依不舍地撒开了丈夫和养女的手,离他们而去。在去世前的几个月,祁春兰把女儿叫到床前,将事实说了出来:“你以前听到的那些议论,其实都是真的,你的确不是妈妈亲生的。”“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那么严肃、郑重。”晶晶回忆说,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后,她拉着妈妈的手说:“妈,不管我是否您亲生的,我都是您的女儿!”

多年后的一件事情证实了晶晶对养父母的感情。2005年晶晶考上大学后,她的生父母出现了,还曾托人到车站街周边去打听过,但被知情者挡了回去。晶晶后来知道这个消息,出于一种复杂的情感,她没有去寻找生父母。

养母去世时,晶晶的中考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当年的初三班主任邓昭群对这名爱徒记忆犹新:“换作别的孩子,这样的打击肯定会影响到中考,但这个孩子非常坚强,只请了3天假。”今年,晶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孝感一中。

发奋的女儿 勤工俭学保送读博

努力学习,无疑是晶晶回报养父母的最好方式。只要熟悉肖崇阳的街坊,都知道他有个争气的女儿,从小学到初三,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名,并且获得了一个学生所能获得的所有最高奖励。

2005年8月,晶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应用生物技术专业,大四那年,被保送本校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预防兽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,去年,又被保送攻读该专业博士学位。

读本科时,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对晶晶绰绰有余,她说自己的开支是这样的:早、晚餐各1元,午餐

二元,其他的就是买牙膏和洗衣粉之类的生活用品。除此之外,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开支。除了外出勤工俭学,晶晶很少逛街,在武汉读书生活6年,她甚至还不知道武昌的徐东大街、销品茂在哪里。虽然一身的衣服价值还不到300元,但博士生晶晶的穿着显得得体、大方,在她脸上灿烂的笑容里,无人看得出她的身世背景。

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,晶晶上大学后申请了助学贷款,当过家教、卖过报纸和字典,还当过两年多的“摆车工”每天中午和晚饭后,负责把3个宿舍楼前的几百辆自行车摆放整齐,每月可赚120元,再加上每年获得的奖学金,上大学后,她基本上不用再伸手向父亲要生活费了。

女儿的心愿 找到工作侍奉老父

女儿到武汉上大学后,老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。

其实,在妻子去世几年后,老肖曾经考虑过再找一个老伴,一是为自己找个伴,二是想找个人照顾女儿。可在养母去世的几年内,晶晶一直没法在情感上接受继母,老肖顾及到女儿的感受,便没有再找。

如今,除了扛煤气罐和吃饭,老肖生活中唯一的一点娱乐,便是每晚看一会新闻。上大学后,懂事的晶晶担心养父的身体,反复劝父亲再找个老伴,老肖却不愿意了。“女儿都这么大了,我也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,何必再找人跟着我受苦?”

每次给父亲打电话,肖晶晶都要跑到学校里的公用电话亭打,这样每次都能省下近一元钱。现在,晶晶最大的心愿就是养父身体健康,自己博士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,好好奉养养父。上次回家时,晶晶带回了内蒙古籍男朋友,但她告诉老肖,毕业后要让男朋友留在湖北,因为她要照顾爸爸。

据《楚天都市报》